

“竞技”的消解：武术运动员身份建构及认同转向的质性研究

席隆，罗应景，阴文慧，乔凤杰
(清华大学 体育部，北京 100084)

摘要：以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为方法论基础，探究武术运动员竞技身份的建构过程及其竞技身份消解和认同转向的成因。经过4轮编码，建构武术运动员身份建构及认同转向理论模型。研究表明武术技艺精进、竞技目标驱动、社会环境塑造、文化符号构建4个因素共同建构武术运动员的竞技身份。随着竞技生涯过渡与结束，身份认同在职业与场域的影响下呈现不同程度的演变。其中，受到外部因素文化传统召唤、竞技环境挑战、群体理念冲突，以及个体因素传统哲学内化、武术价值再审视的影响，竞技身份逐渐消解，转向对传统武术认同的回归。基于此理论模型，提出未来发展路径：守正固本，德技双修；和合共生，认同共塑；承古启新，因时而进。

关键词：扎根理论；竞技武术；武术运动员；竞技身份；身份认同；认同转向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5)02-0025-08

The dissolution of “competi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recognition shift for Wushu athletes

XI Long, LUO Yingjing, YIN Wenhui, QIAO Fengjie

(Division of sports Sci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vism and the grounded theory as the methodology basic,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competi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 Wushu athletes, as well as the causes of the dissolution of this identity and the shift in recognition. Through four rounds of coding, a theoretical model of Wushu athlete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recognition shift has been develop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actors of skill advancement in Wushu, competitive goal-driven motivation, social environment shaping, and also cultural symbol construction collectively form the competitive identity for Wushu athletes. As athletes transition through and conclude their competitive careers, identity recognition evolves to varying degre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rofessional contexts and fields. Among that, influenced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call of cultural tradition, challenges within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conflicts in group ideology, and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 reevaluation of Wushu values, the competitive identity gradually dissolves leading to a return to traditional Wushu recognition.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model, future development paths have been proposed as follows: adhering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cultivating both virtue and skill; promoting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co-shaping recognition; and inheriting the past and innovate,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Keywords: the grounded theory; competitive Wushu; Wushu athletes; competitive identity; identity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shift

随着武术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武术价值逐渐被挖掘和传播，武术群体身份的建构与认同也是当今时代的重要议题。在社会结构变迁下，武术价值导向的差

异使群体身份认同的冲突及矛盾日益尖锐。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武术为适应竞技体育的发展，竞技武术应运而生。自此武术的“竞技”与“传统”之辩(又或

是“传统”与“现代”之辩也拉开序幕^[1-2]。相较传统武术根植于中华本土“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竞技武术是适应时代的产物，其文化精神集中体现于西方文化精神的核心“竞争”^[3]。这样以获取优异成绩为目的的导向，“高、难、美、新”为价值追求的竞技武术，被认为在“体育化”“竞技化”的进程中走向西方体育的“异化”形态，片面地侧重武术的体育属性^[4]，而“恰恰忽视了最能体现中国武术核心价值的、最能代表中国身份的文化指纹”^[5]。武术运动员往往被局限在竞技武术固态的形态概念下，而非考虑到以“人”为核心对身份建构及认同的动态发展。这样不但会使运动员处于矛盾且尴尬的境地，引发消极情感，同时也不利于武术全面和谐发展。综上，本研究通过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旨在探究以“人”为核心的武术运动员竞技身份的建构，以及竞技身份消解和认同转向的成因，进而深刻理解武术运动员运动生涯不同阶段的心理认同变化，反映出武术发展的现存矛盾及挑战，有利于促进中国武术群体的和谐发展，以更多元、包容的心态看待武术不同形态的价值功能。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及范式

研究以卡兹曼^[6]提出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作为方法论基础。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在格拉泽和施特劳斯^[7]最初提出的扎根理论框架上进一步发展，根植于解释学传统，认为“任何理论的呈现都是提供了对研究世界的解释性描述，而不是它的真实画面”^{[8]30}。同时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强调研究者在数据分析与理论建构中的重要性，将研究者自身与研究实践的互动视为不可忽视的部分。因此，在研究者反思研究对象解释的同时，也研究他们自己的解释。研究目的是探讨武术运动员身份建构及认同转向的主观解释，同时研究者自身长期工作于相关领域，因此认为择取建构主义的视角是合适的。通过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方法揭示身份建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认同转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动力，最终建构理论模型。

1.2 理论抽样与数据收集

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方法收集数据资料，并分为5个阶段进行理论抽样，最终确定访谈对象21人。理论抽样过程：第1阶段，由于对竞技身份形成感知与认同需要具有一定竞技经历及竞技水平，因此抽取7名竞技武术运动员(编号标识为A1~A7)，并遵循以下标准：曾接受过竞技武术专业训练，并具有6年以上运动生涯；运动等级为一级运动员及以上。初步的数据分析显示了在竞技生涯后期或结束时期，运动员对武术身份出现显著认同差异与转向。第2阶段在初始标准上，抽取6名竞技生涯已经结束的武术运动员(编号标识为TA1~TA6)。第3阶段，考虑到武术身份的认同是动态的过程，因此需要回到运动员竞技生涯现役阶段，探索武术运动员竞技身份的认同初期是如何建构的，在这一阶段选取5名现役竞技武术运动员进行访谈(编号标识为AA1~AA5)。第4阶段，基于以上对运动员访谈数据的分析中，考虑到外部宏观环境与政策影响，例如，规则、学术、舆论等方面，采访3名武术科研与行政管理人员(编号标识为CL1~CL3)，提升理论的深度和丰富性。第5阶段，择取了研究初期的5位关键参与者，以最新修订的访谈内容为基础进行回访，旨在对理论细节进行反馈和补充，确保最终形成理论准确且完善。

1.3 数据分析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在编码步骤给予研究者更大自由度，认为在编码策略的应用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题和忍受模糊状态的能力”^{[7]267}。在这里采用卡姿曼建议的4种编码策略^{[7]201~291}，即初始编码、聚焦编码、轴心编码、主题编码。此外，使用Nvivo 14质性分析软件辅助对数据资料进行自下而上的分析，确保分析过程系统性和可追溯性。

1) 初始编码。

在初始编码阶段使用“本土概念”^[9]，以简洁、生动且具分析性的代码对数据进行逐句编码。共生成513个初始代码(见表1)，部分示例见表2。

表1 初始代码编号汇总

原始数据	初始代码编号						
A1~A7	A1 ₁₋₁₈	A2 ₁₉₋₃₃	A3 ₃₄₋₅₈	A4 ₅₉₋₇₁	A5 ₇₂₋₉₇	A6 ₉₈₋₁₁₉	A7 ₁₂₀₋₁₄₂
TA1~TA6	TA1 ₁₄₃₋₁₆₁	TA2 ₁₆₂₋₁₉₀	TA3 ₁₉₁₋₂₀₇	TA4 ₂₀₈₋₂₂₃	TA5 ₂₂₄₋₂₄₅	TA6 ₂₄₆₋₂₇₁	
AA1~AA5	AA1 ₂₇₂₋₂₉₃	AA2 ₂₉₄₋₃₁₁	AA3 ₃₁₂₋₃₂₉	AA4 ₃₃₀₋₃₅₇	AA5 ₃₅₈₋₃₇₃		
CL1~CL3	CL1 ₃₇₄₋₃₉₂	CL2 ₃₉₃₋₄₀₈	CL3 ₄₀₉₋₄₃₁				
补充数据	A3 ₄₃₂₋₄₅₁	A5 ₄₅₂₋₄₆₆	TA2 ₄₆₇₋₄₈₃	TA6 ₄₈₃₋₄₉₅	AA2 ₄₉₆₋₅₁₃		

表2 初始编码示例

代码编号	初始代码示例	原始语句示例
A2 ₂₆	质疑运动员编排	一个顶尖能打的全国和世界级比赛的运动员, 还做这么简单的一个平衡难度的话, 对于这个竞技二字来讲, 他真的是竞技吗
TA2 ₁₇₄	展示传统拳术个人标签	我愿意找一个名师, 去学习这个传统东西。我感觉这个传统东西的话, 它更有利, 就是你在向别人介绍你的时候, 你能把自己的特点一下给介绍出去
TA3 ₁₉₈	倡导个性与多元编排	教练员和运动员就应该主动将他们自己的套路编排成不一样的风格, 具有自己的技术特点、技术风格、节奏特点, 呈现多元化套路
TA4 ₂₁₃	传统拳术的旧偏见	所以当时一度认为, 那所谓的那些传统拳术很杂, 就是很不入流, 当时有这种想法
TA6 ₂₆₆	接触传统并产生兴趣	与此同时, 逐渐的就是对这个传统的拳术, 展开一些兴趣, 就目前来讲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身体机能退化, 有些高难达不到, 这个时期又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传统拳术, 进而就是对这个东西起到非常浓厚的一个兴趣
AA1 ₂₈₂	唯美结合的重要性	这一点对于一个唯美性项目来说, 毕竟是唯美嘛, 难也要占, 美也要占, 还是要给大家一个美感
AA3 ₃₂₅	竞技能力的逐步提升	因为一段时间, 你会看到自己的竞技能力在上升, 这个套路的动作状态呀、节奏啊都在上升

2) 聚焦编码。

聚焦编码阶段, 对 513 个初始编码进行精简和筛

选, 识别数据中频繁出现且最有意义的代码或概念。

共生成 57 个聚焦代码(见表 3)。

表3 聚焦编码结果

编号	聚焦编码	初始代码				
		A1~A7	TA1~TA6	AA1~AA5	CL1~CL3	补充数据
FC ₁	竞赛规则发展担忧	A1 ₁ 、A1 ₁₅ 、A2 ₂₃ 、 A5 ₇₆ 、A6 ₁₀₁	TA1 ₁₄₅ 、TA3 ₁₉₃ 、 TA4 ₂₁₅ 、TA5 ₂₃₉ 、 TA6 ₂₄₉	—	CL1 ₃₈₈ 、CL2 ₃₉₅ 、 CL3 ₄₁₂	A5 ₄₅₄ 、TA2 ₄₇₀ 、
FC ₂	套路编排同质化	A1 ₂ 、A6 ₁₀₄	TA3 ₁₉₇	AA2 ₂₉₉ 、AA3 ₃₁₈ 、 AA4 ₃₃₇	CL1 ₃₉₂	—
FC ₃	难度发展停滞	A1 ₃ 、A1 ₄ 、A2 ₂₄ 、 A5 ₇₈	TA1 ₁₄₆ 、TA2 ₁₈₇ 、 TA3 ₁₉₆ 、TA4 ₂₁₆ 、 TA5 ₂₄₁	AA2 ₃₀₁	CL1 ₃₈₉ 、CL2 ₃₉₈	A3 ₄₃₉ 、AA2 ₅₀₂
FC ₄	竞技生涯后期 高水平认同	A1 ₇	TA2 ₁₆₈ 、TA3 ₂₀₂	AA3 ₃₂₅ 、AA3 ₃₂₆ 、 AA4 ₃₃₄	—	A5 ₄₆₁ 、TA2 ₄₇₇ 、 AA2 ₄₉₇
FC ₅	传统拳术的独特性	A1 ₈ 、A4 ₆₅ 、A7 ₁₂₄ 、 A7 ₁₂₅	TA1 ₁₅₈ 、TA4 ₂₁₉ 、 TA5 ₂₂₈ 、TA5 ₂₂₉ 、 TA6 ₂₆₆ 、	—	—	TA6 ₄₈₅
FC ₆	传统武术态度转换	A1 ₁₀ 、A4 ₆₃	TA1 ₁₅₅ 、TA5 ₂₃₁ 、 TA6 ₂₆₈ 、TA6 ₂₆₉	—	CL3 ₄₁₈ 、CL3 ₄₃₁	TA2 ₄₈₂ 、TA6 ₄₈₁
FC ₇₋₅₇

3) 轴心编码。

在轴心编码阶段, 从聚焦代码中自下而上的逐步提取与整合类属, 并采用施特劳斯提出的“条件、行动或互动、结果”结构框架来建立类属之间的联系^[10]。

聚焦编码在最初提供描述性数据(如 FC4、FC17 等编码)。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聚焦编码的筛选精炼为若干亚类属, 并进一步探讨类属之间的关系。最终, 识别出“竞技身份认同建构”及“身份认同转向” 2 个

核心类属, 以及 9 个与之紧密相关的亚类属。其中, 揭示个体的竞技身份认同是如何构建的, 例如“武术技艺精进”和“竞技目标驱动”协同影响着运动员的身份构建过程。同时, 引入内外因素, 解释了竞技身份消解及认同转向的动因。外因如“竞技环境挑战”和“群体理念冲突”是外部环境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而内因“哲学认知内化”与“武术价值再审视”则揭示个体内部的心理和认知转变(见表 4)。

表4 轴心编码结果

核心类属	亚类属	聚焦代码编号(部分)
竞技身份认同建构	武术技艺精进	FC ₄ 、FC ₁₉ 、.....
	竞技目标驱动	FC ₁₇ 、FC ₂₀ 、.....
	社会环境塑造	FC ₂₅ 、FC ₂₆ 、.....
	文化符号构建	FC ₁₈ 、FC ₂₁ 、.....
身份认同转向	竞技环境挑战	FC ₁ 、FC ₂ 、.....
	群体理念冲突	FC ₃₀ 、FC ₃₃ 、.....
	文化传统召唤	FC ₅ 、FC ₁₀ 、.....
	哲学认知内化	FC ₇ 、FC ₈ 、.....
外因	武术价值再审视	FC ₆ 、FC ₉ 、.....
内因		

4)理论编码。

在理论编码中,借鉴格拉泽提出的24个理论代码的家族系列对数据进一步整合^[11]。最终在回顾备忘录的基础上,对初始编码、聚焦编码和轴心编码的代码集合进行反复比较和迭代的整合分析,建构武术运动员身份建构及认同转向理论模型(见图1)。

理论模型呈现竞技武术运动员身份的建构及认同转向的过程与成因,解释武术运动员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随着竞技生涯的进程不断的建构、消解及转向。其中,武术技艺精进、竞技目

标驱动、社会环境塑造、文化符号构建4个关键因素共同塑造了武术运动员的竞技身份,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建构身份认同。随着竞技生涯过渡与结束,竞技身份受到职业与场域的影响呈现不同程度的演变。从事竞技领域相关工作或未脱离竞技场域时,竞技身份的认同会得到延续。另一方面,受到外部(文化传统召唤、竞技环境挑战、群体理念冲突)及内部(传统哲学内化、武术价值再审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会致使对于竞技身份的认同存在一定程度的消解,并且逐渐转向对传统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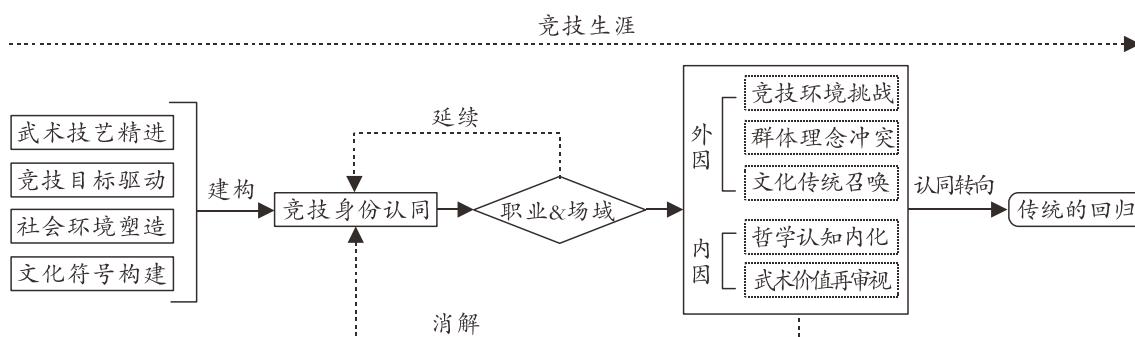


图1 武术运动员身份建构及认同转向理论模型

1.4 质量评估

评估过程分为3部分。(1)遵循卡曼姿提出的建构主义理论评价标准的4个类别对研究过程进行反思和评估:可信性、原创性、共鸣、有用性^{[7][6][10-613]}。例如:在可信性评估下,检验数据所包含的观察达到的范围、数量和深度,并且不断将类属之间进行比较。(2)为警惕自我评估阶段的个人偏见,接下来在数据分析中使用研究者三角互证的方法,邀请了同一领域的学者对同一组数据进行分析,尽可能减少因为研究者单一角度对研究质量产生的影响。(3)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成员反思”^[12]提升研究的可信度,在每一次访谈结束后,将录音文稿转录为文字,通过邮件的形式反馈给受访者确认。对同一受访者进行重复访谈时,复

习往期访谈内容并确保受访者知晓初期数据的处理结果。在理论抽样最终环节,对关键参与者进行回访以获得反馈,确保相关参与者能够理解扎根理论模型。

2 武术运动员身份建构及认同转向理论模型的阐释

2.1 竞技身份的建构及认同塑造因素

1)武术技艺精进。

武术运动员竞技生涯对技艺的追求,通常专注于技术动作的磨练,例如,动作美观、节奏、难度等。AA3在描述自己训练时说:“我们主要就是动作和难度,动作就是身法和速度,不断对着镜子练几十遍几百遍。”在技艺不断精进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自信,获

得成就感与满足感。此外,正是由于武术自身独特的技术结构作为载体附着,才能使武术与其他武技类项目相比呈现多元的价值功能^[13]。拳种及器械的多样性,形成风格迥异、多姿多彩的武术风貌。通臂拳运动员A3说:“我就很喜欢这种舒展、快、猛的拳,放长击远,赛场也很有气氛。”太极运动员AA4说:“太极就是需要不断打磨和体悟,比如,掩手弘锤、裹鞭炮这种发力动作,能做到松而不散、紧而不僵还是不容易的。”拳种独特性赋予运动员对自我身份的定义,并在技艺精进的过程中不断建构认同。

2)竞技目标驱动。

竞技目标是武术运动员追求卓越和成就的核心动力。在竞技武术发展的导向下,以竞赛规则为根本,“高、难、美、新”为目标,激发着运动员对自我的不断挑战和突破。在谈到运动生涯中所重视的目标时,AA1说“最看重的肯定是成绩了,只不过说从省级比赛到全国赛、世界赛,一个个阶段的突破。”在竞技目标的驱动下,武术运动员的自我认同是不断建构的过程,AA5说:“要说认同还是要给自己一个理由,队里就是看成绩,最开始你就在哪个难度上实现突破啊,能不能在场上稳定的发挥,接着就是什么级别赛事上拿到成绩啊。”在这个过程中竞技目标与自我实现是一个双向互动的作用,竞技目标的完成实现自我价值,自我价值的实现孕育新的目标。

竞技身份的认同随着竞技生涯的过渡也呈现不同水平,一位竞技水平成熟的运动员(AA6)谈到了在竞技生涯后期的认同,“最重要的就是熬,咬住牙熬出来,就好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在我们这个阶段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变化,难度也好、动作风格也好、名次也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就或者说高度吧,之后维持就是最重要的。”揭示当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达到成熟和稳定时,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也达到高水平。

竞技目标不仅是武术运动员追求成就的驱动力,也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和构建身份认同的关键。通过不断的挑战和突破,运动员在技艺精湛和成就追求的过程中逐步塑造自己的竞技身份,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3)社会环境塑造。

社会环境对武术运动员的塑造作用是多方面的。竞技体育的特性,加之家庭与社会对武术的积极观念,为武术运动员带来正向的反馈和激励。TA3说:“练武对一个人的精气神特别重视,身型体态都会比较正气的感觉。”另一方面,在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中,对高水平运动队的关注度与支持力度正逐步增强。这种重视塑造优秀运动员对自我能力的认同,AA6说:

“省队不仅是一个省的顶尖人才,也是全国的一流水平。”但同时由于竞技环境的塑造和局限,也导致了对武术认识的偏差,从而在“我优他劣”的价值观中塑造对竞技身份的认同,TA4说:“因为当时像那种动作都编好了,规定的拳,其实从小没接触太多的这些传统拳术。当时一度认为,那所谓的那些传统拳术很杂,就是很不入流,当时有这种想法。”

4)文化符号构建。

武术符号的独特性构建了运动员的身份,进而产生自豪的情感,TA2认为相较于其他项目,武术“本身就具有咱们自己文化的标签”。在符号特征的加持下,构建了武术运动员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贯穿了运动员武术生涯。在最初的习武动机上,AA2的表述揭示武术外在魅力对初学者的吸引力,“一开始就是觉得武术很帅,也很喜欢那些兵器”。随着对武术更深层次的认知,这种认同感逐渐内化为一种持久且稳定的情感联系,“无论是我们所说的‘止戈’,还是尊师重道的这种礼仪,即便不去刻意强调,还是会潜移默化的塑造我们德性”(A6)。

武术文化符号在塑造武术群体的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受到多种因素的构建,决定其影响的深度。例如,在谈到对武术的兴趣时,“八九十年代那会儿的武打片,真的是很有中国武术特色的,那段时间的经典电影现在也经常看”(TA6)。过渡到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和视频可以迅速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使信息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武术的传统审美文化体系也随之向着现代转型^[14]。经典武术作品不仅激发人们对武术的兴趣,也成为武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建构了正向的武术符号。武术运动员的竞技身份以武术符号为根基,在此之上通过武术符号的正向引领作用,不断建构和深化着武术运动员的身份认同。

2.2 竞技身份的消解及认同转向外部归因

1)竞技环境挑战。

在武术运动员对自我竞技身份认知的过程中,竞技环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其中竞赛规则代表着竞技武术的走向,但由于武术项目的特点,规则的量化和客观性仍是挑战。正如CL2所表示:“规则没法纯粹量化,我们必须考虑到演练水平的主观因素。”并且规则发展的停滞也引起武术群体的担忧,A1:“在2002年试行,2012年版规则出台后,到现在都没有更新,前年的新规则(2022试行)刚刚推出,现在又被否了。”此外,即便试行新规则提倡套路多元化,也放开了难度分数限制,自由选编。但是由于竞技性的局限,规定动作限制再加动作选编的“性价比”,仍很难避免同质化倾向。基于这一点,A2说:“一个顶尖的能打

全国和世界级比赛的运动员，还做扣腿平衡这么简单的一个平衡难度的话，这对于这个竞技二字来讲，他真的是竞技吗？”

另一方面，学术导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运动员竞技身份的认同，A7 说：“我们现在听最多的就是‘受西方竞技体育改造的竞技武术’，再加上很多谈竞技武术都会拿中国文化、传统武术作比较，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虽然看起来中立，但实际还是贬义的。”社会的舆论和学术的导向塑造着对竞技武术的认知，对竞技武术的批判与争议使运动员逐渐产生偏见，进而消解了竞技身份的认同。

2)群体理念冲突。

根据社会认同观^[15]，武术群体的认同是对自己所在群体有归属感，并且认同所属群体的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标准。武术作为一种多元价值的文化实践，服务于广泛的习练群体，但同时也会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与目的导向而产生矛盾与冲突。A4 说：“现在的武术圈，搞理论研究的有些是拜了个名师，技术实在惨不忍睹，有时候提出来的建议一言难尽；而还有一批就是各大省队出来的，拥有着精细的技术，但理论欠缺，这两边是相互鄙视的。”同时，民间武术执着于武术“打”的群体，以古时军事战争中形成的武术技击特征衡量当今的武术竞赛。A5 表示：“还有那些套路的比赛视频，总有人不懂乱说，说什么花拳绣腿，能不能打，怎么打。”虽然武术的形态受到不同时代下社会环境的塑造，二者本就不可同日而语。但质疑与争议无疑影响着竞技武术群体的认同，也恰恰反映出竞技武术呈现出的样貌难以获得广泛认可。另一方面，对于如何传承武术的传统，一直是对武术关注的焦点。TA5 在回忆大学训练课时提到：“每个老师教的都不太一样，同一个动作有的说大开大合，有的说短促有力。还有传统的老师喜欢用动作技击教动作，说实话之前在队里很少听技击性。”当运动员离开竞技场域，不以优异竞赛成绩作为唯一追求目标时，技击性、美观性、标准性等对武术衡量取向的差异，使武术运动员处于矛盾且尴尬境地。

3)文化传统召唤。

武术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然而，运动员在以西方竞技体育精神为核心的场域中，未能充分重视武术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A7 表达了对武术认识的演变：“以前对武术没什么区分概念，说传统就是传统拳和传统比赛，现在接触的多了，传统武术是一个更广的武术形式。”随着竞技生涯的过渡和武术场域的扩展，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运动员对武

术的认知。TA4 谈到对传统武术的认识：“它其实包含了很多东西，像一些甚至能跟所谓的医学啊、那些哲学的东西进行一个结合。它不单单就是一个所谓的固定的套路技术。对！它其实很广泛。”在深入挖掘武术内涵，从不同视角审视武术的过程中，文化传统为武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通过文化传统的召唤，运动员得以超越竞技的局限，探索武术在个人修养、身心健康以及文化传承方面的深层价值。

2.3 竞技身份的消解及认同转向个体内因

1)哲学认知内化。

武术运动员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加深，进而将相关哲学传统不断内化为自身对武术的理解，并且体现在武术的实践之中。A6 表示：“咱们练形意拳，金木水火土，劈崩钻炮横，你会发现可以根据这个五行理论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关系，来指导练的动作。”对武术内涵认识的深化使运动员能够从多角度理解武术，加深对武术的理解的同时，帮助运动员更深入地指导实践。同时，传统哲学理论的指引会让运动员关注到武术对自我的修炼，体现武术核心的为己性特征^[16]。TA1 表示：“太极和八段锦这些养生功法，你在教的时候需要通过经络学说、阴阳理论去解释动作原理，引导对自我的关注，反而会更有效果。”区别于西方身心二元认知观，“天人合一”等中国哲学理论，引导了联系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观，进而达到内观反视的效果，让习练者体会到武术对内在的修炼，做到“外化于形、内化于心、以身释意”的物我合一境界^[17]。哲学认知的内化对武术价值的深化与扩展起到关键作用，在丰富武术实践的同时，加深对武术文化和哲学的理解。

2)武术价值再审视。

武术的价值是运动员习武的动机来源，同时塑造着对武术的认同。随着运动员在武术生涯中的过渡，竞技带来的价值可能会逐渐弱化，甚至发生迁移。基于这一点，A4 说：“当时拿的那些全国名次和奖项，已经作为一个入场券用掉了，现在来说没什么用了，以后也只能说是个标签。”这反映了运动员在生涯后期对竞技成就的重新评估，以及对武术价值的再认识。A3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时难度稳很重要啊，得难度者得天下，每天连接难度都数不清打了多少，现在也不练这些了。”竞技功能的弱化使武术运动员对武术的价值进行了重构。TA2 表示：“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慢慢的就会弱化，你像竞技武术‘高’‘难’就这两点，就很难完成了。你在身边你就会发现还有一种拳，他不用跳那么高，也不用那么难，就是指难度那个难。然后你还能练，而且他的身法各个

东西,他并不亚于竞技武术。”在不同的运动生涯阶段,运动员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动机审视武�能“带来什么”,对于健康的重视可能会引导他们关注传统武术的养生健身功能,从而转向对武术“修身养性”终身价值的回归。

同时,倘若武术运动员继续从事竞技相关职业或接触竞技场域,竞技的功能及其价值也会随之延续。例如,从事教练员职业的武术运动员,会继续维持对竞技身份的认同,并在竞技身份中转向“输出者”的角色。A3 表示:“我喜欢带专业队的小朋友,一批一批看他们成长,带他们打出成绩。”随着生涯阶段的变化,运动员可能会重新评估武术的价值,并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动机进行调整。无论是转向传统武术的养生健身功能,还是继续在竞技领域发挥作用,运动员的身份认同都在不断建构和重构。

3 讨论

3.1 守正固本,德技双修:筑牢武术身份的建构及认同

武术蕴含的文化精神是武术人建构身份的“根”和“魂”。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加之竞技体育对“外向性”技术训练的极致追求,武术运动员往往受到竞争压力和功利性目标的驱使,逐渐转向对短期成绩和个人利益的追逐,而忽视了武术人更深层次“内于己、外于人、合于众”的武德修养^[18]。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的外向训练就与文化德性修养形成绝对的二元对立。相反,“武德”与“技术”理应是逐步深入、相辅相成的关系,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深化塑造着武术人的身份及自我认同。

武术根植于中华文化且经过长期的发展与传承,其技术理论以及思想内涵本就对德性具有潜在的塑造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在对武术运动员的文化以及武德的探讨,也不应该是“有”与“无”的问题,而应属“浅”与“深”的问题。如《旧唐书·列传第十六》所述“兵恶不戢,武贵止戈”,“止戈”理念从多个层面诠释着武术实践的准则,以“暴力规训”的角度区别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暴力特点,构成了中华武德的本体依据与意义根源^[19]。众多武术运动员受到影视作品以及诸如“止戈”一类武术思想的影响,投身于武术运动之中。但对这些文化元素的认知往往局限于表层话语,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深入,也因而难以将其完全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准则和文化观念。进而言之,建构身份的认同感,就要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念与精神,通过民族性、文化性和本土化属性对“武术身份”进行诠释^[20]。在今天,理应将具有中国独特价值的核心思想理念浸润到武术人的德性修养中。要实现

武术运动员身份认同的稳定与持续,就要在“守正固本”的基础上,将武术的精神文化核心与现代训练相结合,进而使运动员在不断深化对武术文化认知的过程中增强归属,夯实对武术身份的认同感。

3.2 和合共生,认同共塑:协调群体认同的多元价值观

中国武术受到竞技体育文化冲击后的身份塑造,不应该被理解为单一的对本土文化的压制,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自武术走上竞技化的道路,“竞技”与“传统”之争便迟迟未有消退。然而,对竞技武术的批判却逐渐异化为舍弃时代特征与内涵价值的纯粹形态上的批判。事实上,随着对竞技武术主导地位“压缩了传统武术的生存空间”^[21]的理性反思,已经使得民间传统武术的生命活力在当今时代逐渐显现。因此,应当注重挖掘不同时代特征下武术的现代价值所属,而不是通过此消彼长的价值理念加剧冲突。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此处对于武术形态理性审视的倡议,绝不是对竞技武术不加思索的追捧,而是警惕由于武术“现代”“竞技”“传统”争论的持续,所形成的固化认知观念。这种武术形态上的争论势必会演化成对于群体的偏见,给习武群体潜移默化的贴上身份标签,戴上“有色眼镜”,严重影响武术整体的稳态发展。竞技武术运动员在竞技阶段以追求卓越的竞技成绩为目的,其所体现的是竞技体育“竞争”精神,在战胜和超越机体的自然形态的努力中走向完美^[22],在这个过程中以竞技价值建构自己身份认同。随着竞技生涯结束,对武术价值需求的转变,进而寻求武术文化及养生的价值所在。这恰恰反映武术的多元价值,可以服务与武术人的终身需求。武术群体基于不同阶段的价值追求与目的导向,身份认同的建构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片面的以武术形态对武术群体进行框定及区分。综上,群体之间也应以包括水平更高“武术”共同体为核心建构身份认同,不再区分“我们”与“他们”,而是共同构成一个更高的上位群体^[23],进而可以对上位群体内成员产生积极情感,减少群际间的分歧与冲突。

3.3 承古启新,因时而进:推动武术价值的创新与突破

基于武术价值的转换与迁移,竞技运动员逐渐转向对传统武术认同的回归。这不仅表明武术具有服务于不同需求的多元价值,同时印证了传统武术在当代仍有广袤空间。但同时,倘若仅以诞生于农耕社会及军事战争背景下的武术形态与功能衡量当今的武术价值,无疑是令武术的发展走向死胡同。因此,无论如何谈论传统武术的现代价值,都不仅是由传统武术自身所决定的,更主要由思考与利用传统武术的人开发出来的^[24]。换言之,传统武术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紧跟时代特征,不断承古启新,这样才能使武

术开发出契合于当今武术人的终生价值。在现代社会,武术的意义不仅仅是单纯的体育竞技,它被用来促进身心健康、增强民族自信,并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武术的符号性在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被构建和传播,这一过程中,武术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不断被重新定义和诠释。

竞技运动员在武术生涯中的身份认同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在武术文化与竞技场域的驱动下,建构着对武术竞技身份的认同。然而,随着竞技生涯的结束与竞技功能消退,竞技身份认同逐渐消解,进而转向对传统武术认同的回归。这个过程揭示了对武术文化认知深入以及传统武术认可,但同时也暴露了由于身份区分带来的群体偏见。因此,极端“去竞技化”思潮并不一定能对武术及武术人的发展起到良好作用,反而由于武术形态的争议已经为群体烙印上身份标签,潜移默化形成了区分的标准。对武术群体而言,不应该以固态的武术形态概念,加以约束武术“人”动态的身份归属。以更多元包容的心态认识和发展武术,才是推动武术向未来迈进的核心动力。

参考文献:

- [1] 曾于久,肖红征. 对武术概念及层次分类的研究[J]. 体育科学, 2008, 28(10): 86-91.
- [2] 张长思, 张长念, 王占坤. 冲突与规避: 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关系之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 38(7): 32-37+58.
- [3] 杨建营, 王水利. 中华武术的文化精神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9, 53(3): 58-62.
- [4] 王岗, 陈连朋. 中国武术的发展是要“面子”还是要“里子”[J]. 体育学刊, 2015, 22(2): 11-16.
- [5] 王岗, 王柏利. 中国武术发展: 我是谁? 依靠谁? 为了谁?[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4, 29(4): 319-325.
- [6] CHARMAZ K.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M]. Los Angeles: Sage, 2006.
- [7] GLASER B,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y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J]. Nursing Research, 1968.
- [8] CHARMAZ K.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M]. Los Angeles: Sage, 2014.
- [9]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284-285.
- [10] STRAUSS A L, CORBIN J M.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M].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1998: 97-115.
- [11] GLASER B G. Doing grounded theory: Issues and discussions[M]. Mill Valley: Sociology Press, 1998.
- [12] TRACY S. Qualitative quality: Eight "Big-Tent" criteria for excellent qualitative research[J].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010.
- [13] 邱锴, 梁徐静. 新时代我国传统武术多元功能张力的内驱机制与实施路径[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0(5): 69-72.
- [14] 马文友. 从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武术审美文化转型、成因及当代启示[J]. 体育学研究, 2023, 37(5): 11-19.
- [15] HORNSEY M J, JETTEN J. The individual within the group: Balancing the need to belong with the need to be differ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4, 8(3): 248-264.
- [16] 乔凤杰, 王刚. 传统武术的哲学思考: 实相及成因·问题与对策[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1, 37(3): 50-56.
- [17] 李文博, 武冬. 论绎武术修炼与身体认知[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2, 45(3): 118-128.
- [18] 韩晓明, 乔凤杰. 中华武德“内于己、外于人、合于众”: 理论逻辑、现实问题与消解路径[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3, 39(6): 66-75.
- [19] 岳涛, 戴国斌, 苑城睿.“止戈为武”考辩及中华武德核心结构探讨[J]. 体育学刊, 2023, 30(1): 40-46.
- [20] 郭玉成, 范铜钢. 武术文化传播构建国家形象的战略对策[J]. 中国体育科技, 2013, 49(5): 80-85+98.
- [21] 郭发明, 赵光圣, 郭玉成,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武术对外交流及启示——基于武术家口述史的研究[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8, 42(5): 72-78+86.
- [22] 於贤德. 不断超越的生命之美——论奥林匹克运动的美学内涵[J]. 中国体育科技, 2008, 44(5): 31-35.
- [23] 殷融, 张菲菲. 群体认同在集群行为中的作用机制[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23(9): 1637-1646.
- [24] 乔凤杰. 武术哲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53.